

害死张庆军 吉林九台劳教所企图给钱了断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二零一三年四月下旬,吉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叫省司法局派三人到延边州司法局,打手机给二零一零年十月在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冤死的张庆军的儿子海波(31岁),请他去延吉州司法局,来人对海波讲:给些钱了断(说是死者的二弟讲给十万元钱可了断),要海波签字,便可马上火化张庆军遗体,来人许诺赔款从给十万升至二十万元钱。开始人们以为司法局来人为海波的父亲冤死案来查拿凶手的,没想到来人竟是来敷衍塞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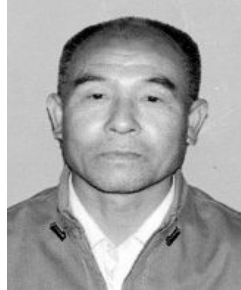
海波听了后哇哇大哭,说啥也不同意,人生命哪能随随便便用钱来打发?!他只想为父亲冤死案讨个公道!来人见状,撂下话说:你在家好好想想,你决定好了,给我们回个电话。八月份,原吉林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现改为戒毒所)去电话问海波有啥要求?海波说:你们拿出五十万元后再谈吧。劳教所人说,要钱太多了,不能谈!

六十四岁的张庆军老人,图们市石岘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十月被劫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仅七天的时间就被迫害致死。目前,遗体仍存放在殡仪馆的冰柜中,每天由劳教所承担百元停尸费用。

张庆军家住图们市石岘镇十委,与妻子张淑华从前因身患多种疾病不能劳动,常年在病痛中度日、生活艰辛,有幸修炼了法轮功,并严格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按“真、善、忍”做好人,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此身强体健,生活快乐,工作不挑不捡、任劳任怨,为人忠诚善良。

可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妇,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真、善、忍”迫害以来,张庆军与张淑华多次遭受当地中共邪党政府人员与不法警察抢劫、绑架、非法关押等迫害,分别于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遭受了非人各种非人折磨,酷刑迫害。从劳教所出来这些年,多次被绑架、抄家、拘留强行关进让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修炼的洗脑班,剥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信仰权利。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图们市六一零指使石岘镇两名警察(其中一名叫金学文,朝鲜族,二十多岁)用欺骗的方式带正要上班的张庆军上警车,并绑架至市郊松林村敬老院的洗脑班进行迫害,国保大队、政法委,



张庆军老人



张庆军老人遗照

眉梢与颧骨处有被恶徒伤害的痕迹

说明: 此张照片是张庆军家人趁殡仪馆人不在,在匆忙中用胶卷相机拍下的照片,家人没对好焦距、曝光时间和构图,照片发虚;脖与身侧的白雾状是尸体放冰柜中的冰霜,原脸上伤痕被人用化妆粉膏掩盖掉了,为让身体和脸上冰霜化掉,家人故意拖时间,化妆粉、膏随融化的冰水浸湿化掉,才显出了伤痕。

以及派出所、街道等几十个人用各种强制的方法威逼张庆军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十天后,六一零指使将张庆军从洗脑班转到市公安局安山看守所关押迫害,中共恶人又用各种方法胁迫张庆军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随后六一零干脆大笔一挥,对张庆军劳教迫害,并由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周宏出面于十月二十二日将张庆军押送至臭名昭著的九台饮马河劳教所迫害。

仅仅七天的时间,张庆军在九台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张庆军的家人到劳教所见到张庆军头部有伤。劳教所称张庆军是心脏病突发猝死,属于正常死亡。家人要求劳教所提供相关证据,见当时值班警察、医生、与张庆军同住一室的人,劳教所所长回答家人没有这个权力,劳教所只能向检察机关出示。家人要求劳教所出示张庆军从22日到30日的监控录像,劳教所回答监控录像坏了。◇

火烧塑料瓶会啥样



在央视播放的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自焚者”王进东腿上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在大火中完好无损。您可以试一试,看看这个瓶能耐几秒钟?本人试过了,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小疙瘩并燃烧。

汽油燃烧,火温度可达41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还能喊口号。有趣的是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您说这不是演戏又是啥?(文/钟实)

延边州和龙八家子林业局张文信还在行恶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现任延边州和龙市八家子林业局“610”主任张文信,自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紧跟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行恶,任职期间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捞取政治资本,不遗余力的参与组织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张文信,男,五十多岁,是现任和龙市八家子林业局“610”主任。张文信对法轮功学员表面伪善,暗地则策划绑架、劳教、判刑,然后把罪责推给别人,八家子林业局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很多都与张文信有直接关系。

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八家子地区、各林场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由延边州政法委一专员亲自指

挥,另有政法委书记赵晶、“610”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办公室主任张文信在亚东水库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耗资近万元。

法轮功学员张桂芹曾给张文信讲过真相,告诉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他非但不听还把张桂芹绑架到洗脑班迫害,由于张桂芹多次被骚扰、绑架迫害,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含冤离世。

二零一零年八家子林业局“610”张文信伙同国保赵志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庞凤仙、钟伟君、李英华、王伟萍等人,并非法劳教或判刑二至四年半不等。庞凤仙、钟伟君、李英华、王伟萍出监狱后,于二零一三年九月



张文信

再次被绑架,并送往延吉市救助站办的洗脑班进行洗脑迫害。

在此正告还在实施迫害的张文信等人不要效仿薄熙来、

王立军,为了政治和金钱的利益,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走上一条不归路,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滔天大罪,最终遭到应有的报应。

张文信办电: 0433—4864950 宅电: 0433 — 4861157 手机: 1390446867◇

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这个世界,任何人都可能会说错话、做错事。孩子在做坏事后的施教最有效果,年轻人在摔了跟头后反思和成长;中年人在屡次挫败后找到事业出路和方法;老年人在回顾历史中为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能改则正,能补即补,这是普通人的处世理念。

但是有一些人,做过一些事后,却再也无法解脱,深深的自责挥之不去,沉痛的悔恨常常萦绕,致使自己精神疲惫,痛苦不堪。有的几十年在阴影中徘徊,已经是作茧自缚,枷锁自扛了。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无法原谅自己?

“文革”期间,在一场红卫兵武斗中,十六岁的王冀豫挥舞大棒砸向了对立派的王岩宏,就这样十九岁的王岩宏的生命,在血泊中湮然而逝。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冀豫常在黑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再后来,六十二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他说:“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

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五十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岩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反右”、“文革”结束后,当大多数人愤愤控诉那个时代里那些穷凶极恶者时,巴金老人首先指责和揭发的却是自己。在《随想录》中他写道:“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实际上,巴金当时迫于压力,只是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过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那时为了蒙混过关,大多数人都要跟风表态。但是当尘埃落定后,他重读自己当年的文字时却感到“我好像挨了当头一

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就这样,巴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的耻辱行为。

回顾历史,今天的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在历次运动中,施暴者和受虐者,同是被害者,施暴者也只是中共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任由中共摆布,而最终作恶者自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的歧视、迫害、运动无论多么黑暗残暴,终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政治清明,法律公正到来时,一切的罪恶都要面临正义、道德、良心的审判。人可以犯错误,但不可以犯罪。错误可以原谅,罪恶不能饶恕。

信仰自由、修炼自由,暴力迫害才是罪恶。今天谁参与杀害了法轮功修炼者,谁的明天就会象王冀豫那样,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苟且偷生。谁落井下石参与了迫害,谁的未来就会象巴金那样,自己割自己的心,用余生去忏悔赎罪。害别人就是害自己,这是世间最根本的道德铁律,千万别走到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一步。◇